

现代性研究译丛

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

——论对欧洲高雅文化的不满

周宪 许钧 / 主编 [美] 罗伯特·皮平 / 著

MODERNISM AS PHILOSOPHICAL PROBLEM



商务印书馆



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

—— 论列奥波德·施特劳斯的不朽

周晓·博纳·主编 (德) 施特劳斯 著

□□ 商务印书馆

现代性研究译丛

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

——论对欧洲高雅文化的不满

〔美〕罗伯特·皮平 著

阎 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论对欧洲高雅文化的不满/[美]皮平著;阎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现代性研究译丛)

ISBN 7-100-05325-0

I. 作… II. ①皮… ②阎… III. 社会学-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117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

——论对欧洲高雅文化的不满

[美] 罗伯特·皮平 著

阎 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龙 兴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5325-0/B·719

2007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1/8

印数 5 000册

定价: 20.00 元

现代性研究译丛

总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象，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作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永恒”。同时代的另一

2 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

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

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

4 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

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 宪 许 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目 录

第二版致谢	1
第一版致谢	3
第二版引言	6
第一章 导论:现代性问题	20
1. 感受“终结”	20
2. 德国怀乡病	29
第二章 现代性与现代主义	40
1. 作为历史范畴的现代性	40
2. 合法性问题	48
3. “断裂的文化”	58
4. 悖论与问题	71
第三章 唯心主义与现代性	81
1. 康德式的启蒙	81
2. 先验唯心主义的种种局限	88
3. 黑格尔的试验	102
4. 黑格尔式的目的论	120
第四章 “站在门口的虚无主义”:尼采	127
1. 尼采的抱怨	127

2 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	
2. 作为“黄昏”地带的现代性	137
3. 根源与透视	145
4. “有距离的同情”	157
第五章 “全然无意义的时代”:海德格尔	178
1. 失败了的自主性	178
2. 作为“形而上学”问题的现代性	184
3. 形而上学的“完善”	197
4. 转向、脱离和颠覆	206
第六章 上帝之死与现代忧郁症	220
1. 尼采式的“疯狂”预言家	220
2. 哀悼还是忧郁症?	227
3. 尼采式的健康	230
4. 尼采式的治疗法	234
第七章 无尽的现代性	242
1. 现代的选择	242
2. 现代性的辩证法	246
3. 后现代性?	252
4. 作为辩证法的现代性	264
注释	269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16
索引	338

第二版致谢

vii

除了一些次要的编辑上的变化和印刷上的更正之外,这个版本不同于第一版的地方是,包含了一篇新的“导论”,以及论述尼采的新的一章(第六章)。在“导论”里,我试图以某种方式重申一下本书所涉及的论题,并非常简略地回应一下对这一论题的某些挑战性批评。我要特别感谢在过去几年里同弗雷德·奥拉夫森和特里·平卡德所进行的几次讨论与合作,要感谢最近一次与理查德·罗蒂所进行的交流,它大大澄清了在捍卫这个论题时必须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及那些问题有多么复杂。在第六章里,我试图扩展和深化尼采式的对于现代高雅文化不同寻常的忧郁的“诊断”问题。我要感谢在与乔纳森·利尔共同就这一论题开设研讨课期间多次就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感谢那些使这种研讨会具有冒险性并有所收获的研究生们,感谢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埃里克·桑特纳和霍米·巴巴,他们就这个问题和本书所提出的大量问题进行了多次有益的讨论。我有幸应邀在德国和欧洲的几次会议与讨论会上提交了这一章初稿的德文本,我十分感谢那些讨论。我要感谢格哈特·冯·格雷费尼茨和阿克塞尔·霍内思(他们邀请我参加会议,并把首次提交的论文初稿编入文集之中);感谢戴维·维尔伯里在那次会议上的提问和建议;感谢吕迪格·布伯纳、汉斯-弗里德里

2 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

希·富尔达、格伦·莫斯特和在海德堡大学参加讨论会的人们；感谢福尔克尔·格哈特和柏林的洪堡大学哲学系邀请我就尼采的这个论题开设“高级讲习班”，感谢在那次研讨会上作了很多个小时有益交谈的学生们；感谢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哲学系的格哈德·加姆教授和参与讨论的人们，感谢布拉格查尔斯大学哲学系参与讨论的人们。我要感谢约翰·M. 奥林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大量编辑上的帮助。

第一版致谢

viii

这个计划的大部分工作要极大地归功于几个机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提供的一个休假年和其他形式的研究上的帮助；加利福尼亚大学提供的“人文学科总统研究基金”，它使我得以摆脱行政与教学任务进行一年的阅读和写作；密歇根安阿伯的埃尔哈特基金会非常慷慨的研究基金。

我也要极大地感谢一些个人，尤其是我的编辑、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的斯蒂芬·钱伯斯。同钱伯斯先生进行的一些交谈，有助于构想本书的总体形式，我也十分感激他的支持和鼓励。我还要感谢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的安妮塔·克里斯蒂女士，她在过去的两年中付出了极大的耐心和效率。我要为各种研究基金以及准予申请的友好支持而感谢艾伦·伍德、H. S. 哈里斯、亨利·阿利森、弗雷德·奥拉夫森、斯坦利·罗森、理查德·肯宁顿、杰里·温伯格、查尔斯·格里斯沃尔德和德鲁·海兰。我从与斯坦利·罗森就以下所探讨的问题而进行的通信之中获益良多，从查尔斯·格里斯沃尔德和德鲁·海兰对各个章节所作的评论之中获益匪浅。我非常感谢一些人的实质性帮助，他们不吝阅读和评论了全部手稿的最初样本。这些人包括杰伊·伯恩斯坦和一位不知名的读者，他们两人提出的一些建议导致了最后三章里相当实质性的修改，还有安德鲁·芬伯

4 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

格,我同他在拉霍亚(那里俯瞰着太平洋,我们以现代性所要求的热切而持久的专注思考着一个“危机时刻”的观念)极为愉快的午餐期间经常探讨这些话题。

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儿子安德鲁·皮平,他诚恳地接受了家里的各种安排,这使我的工作日变得更加顺利得多,也要感谢我的妻子琼,倘若没有他们对这项工作和别的很多事情的支持与理解,这一工作将是不可能的。

也许我还要碰到更不幸的命运；当我们能够说“这是最不幸的事”的时候，那还不是最不幸的。

——莎士比亚：《李尔王》^①

^① 此处的中译文采用朱生豪译、方平校的中文本《李尔王》，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第231页。这几句话是剧中人物葛罗斯特伯爵之子爱德伽的旁白。——译者

第二版引言

《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最初写作于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时期，那个时期在欧洲内部就西方启蒙文化进行着长期的论争。那时，那个时期被人们广泛地称为“后现代主义”。我在《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中论证说：对于这样一种划时代意识的这样一种普遍的兴趣，可以部分地（在其最为知性的和哲学的表现形式方面）理解为相对为人熟悉的，尤其是尼采式的和海德格尔式的不满的一种复苏，就欧洲的现代化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肯定性的和规范性的主张。那时，它在战后的法国哲学中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在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人类学与媒介批评中被挪用，并被赋予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文化上的重要性，但我认为，它依然还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被理解为重复的现象。一种忧郁的、深刻的怀疑主义和强烈地自我批判的文化，已经成了西欧的官方高雅文化与主导的学院文化，看来，它又已经开始以各种新的形式重复它自身，那些形式现在甚至悖论似地同高雅文化、批判、怀疑主义或启蒙的种种观念相敌对，而这些事业似乎要依赖于那些观念。那就是说，这种氛围的某个方面（将现代化体验为一种精神上的挫折，把现代性体验为失败），在 18 世纪晚期、19 世纪和 20 世纪欧洲的大部分高雅文化中相当突出。有一些人们

熟悉的例子：浮士德输掉了的买卖(或者说“为了生活”而导致“科学的失败”，特别是科学的力量和知识的失败)，荷尔德林对于现代性深刻失败的哀挽感受，黑格尔在《信仰与知识》中提出了现时代的宗教是“上帝死了”的主张，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对于我们新的却全然不是更好的资产阶级的、竞争性的、虚假的、低级的世界的描绘，以及受到复苏与修复的浪漫幻想的持久折磨，亨利·詹姆斯的国际性主题及其渐渐隐去(消亡)的传统的欧洲，他笔下充满欲求、钱迷心窍、新时代美国人，普鲁斯特叙述(和揭露)盖尔曼特的世界相对于凡尔迪兰之世界的消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法庭庭长的沉思，乔伊斯和艾略特嘲讽性地使用古代神话，里尔克对于不在场的哀歌般的形而上学，胡塞尔对欧洲科学的“危机”的论述，海德格尔对忘却了“在”的论述，以及贝克特和卡夫卡噩梦般的世界，都经受着现存和权威的自命不凡的支配。而我们现在还必须加上战后新的绝对墨守文本的世界、形而上学的终结、失败了的能指、主体的死亡、否定的辩证法、艺术的终结、小说的死亡、诗歌的不可能性、绝对的偶然性、反人本主义等等。图像和意象到处都曾经是并且再次成了死亡、失落和失败的意象，语言则是焦虑、担心和哀挽的语言，甚或对以下增加的章节而言，是忧郁症的语言，是一种未曾变动的，或许不可能变动的对失败的压抑性依恋；就此而言，不存在任何“丧葬活动”(《丧葬活动》)。总之，19世纪对世界文明(有争议的)两个最伟大的成就——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以及进步、自由民主的文化——的普遍怀疑(至少在欧洲大陆)，正在缓慢而无情地削弱，并在精神上毁灭那种文化，这些怀疑已经在新的复杂的批判方法 xii